

## 去没有黑暗的地方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是党的一段口号，它反复地出现在主人公温斯顿的视野里，真理部的白墙上，电幕上，仇恨周上，招贴画上，每个人的脑海中，每一个相交的眼神里。严肃而密不透风的极权统治中，夹杂着人们对饥饿贫苦的哀叹，友爱部里的阵阵悲号，破房屋里的阴冷霉臭，钢铁般僵硬麻木的人群，还有突然降临的审判以及径直穿过头颅的子弹。

这是一九八四，奥威尔所构造的一九八四。

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时代——伦理遭到破坏，思想受到控制，自由被剥夺，人性被扼杀，历史被篡改，真相被掩埋，社会陷入一片泥潭。政治恐怖萦绕着人们，越挣扎越无力，周遭是被灰雾笼罩的一切。这个社会最恐怖的结果不外乎是再也没有人去拨开雾气，就仿佛这世界从来如此。

奥威尔的这个寓言无时无刻不在表露：看啊，看那不远处，下一个“一九八四”又何必是一九八四？

人们常常要留心自己的一举一动，那个时代里什么都显得很危险。无意流露出的微表情、不合时宜的交谈、不由自主的动作和随心所欲的文字——文字，是那个时代里最危险也是最具有时代特性的存在。

无论是温斯顿在内心挣扎和自我意识觉醒之下偷偷写的日记，还是反叛者们阅后即焚的纸条交流；是“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招贴画和宣传标语，抑或是新闻报道中一遍遍被涂抹修改的伪事实，或是果尔德施坦因写下的反极权“禁书”。文字承载着当时太多的政治意义，或顺从或反叛，或正义或蛮暴，或真挚或欺瞒，它可以是宣传思想的最佳工具，也可以是我意识觉醒的铁证——这是极权政治家决不允许的。

如果有一天你被带往友爱部去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那也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思想罪，外化于你的一言一行。当你眺望海水或天空，在反对自由的人那里你就被判了死刑。如同书中所说的那样：“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毋庸置疑，《一九八四》是一部二十世纪政治寓言的经典，是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是奥威尔思想世界的缩影，是一桩留给后世社会主义奋斗者的警钟。奥威尔没有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但他对极权状态下的社会刻画是如此的精准和细腻。这部作品中所展现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源于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与其他社会主义者接触，遭到猜疑和排斥，回到英国想述说所见所闻却遭封杀的经验。被封住口的他第一次直面极权主义制造谎言和改写历史的过程。

书中讲述了一名在纪录司工作的男人温斯顿从反抗极权的意识觉醒，到遵从内心跳出禁锢，再到被极权折磨直至走向死亡的人生。在这个一九八四年，他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他遇到那个看起来隐藏了反抗精神的核心党员奥勃良，但奥勃良最终通过一个弥天大谎和一根电击仪器杠杆玩弄了他的生命。他遇到那个头发乌黑、热烈外放的女人裘莉亚，但裘莉亚最后承认在党的逼迫下出卖了他。他遇到那个开杂货铺的孤寡老人却林顿，但却林顿最终以一位思想警察的身份出现在杂货铺里将他围堵逮捕。

温斯顿在这个一九八四里浮浮沉沉，体味尽极权主义和思想控制，最后在麻木空洞和自我欺瞒里死去，成为党最需要的服从者。就像奥勃良所坦白的那样：“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这就是一九八四，奥威尔所构造的一九八四。

一个虚伪的一九八四。

温斯顿的日常职责就是用虚假的东西去替换真实的东西，用光鲜亮丽的新布遮挡疮疤累累的本质，再把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统统销毁，将一切伪装得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用铺天盖地的新说辞蒙蔽人们的回忆，形成一个完美的“犯罪现场”，从而为党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

一个谎言替代另一个谎言，一个谎话去圆另一个谎话，所有的信息在到达大众之前都经过筛选和加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利用不实的信息自顾自地建立了一个以“老大哥”为中心的悬浮世界。随着极权政治的不断加强，这层世界只会渐渐上浮，渐渐脱离实际，成为一张覆盖在真相上方的大网。这个社会的运行已经离开了民众的参与，不论是什么声音，人们只管接受就好。真实与否已经不再是受关注的话题，真相随着知晓真相的人的死去而死去。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

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每一项记录都已被销毁或篡改掉了，每一本书都已改写过了，每一幅画都已重画过了，每一个塑像、街道大楼都已改了名字，每一个日期都已改动过了。而且这个过程还天天、随时随刻地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

一个残酷的一九八四。

一个人变成“非人”只需要一瞬间。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随时可能因为思想罪而“化为乌有”——书中多次提到“化为乌有”，一旦出现了任何异常或反抗的表态，触了党的逆鳞，那将会被带进友爱部遭受威逼利诱，甚至被迫承认一些不存在的罪行，最后你将被从历史上抹去，像擦去玻璃上一个污点那样简单。修改和覆盖是最容易的工作，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这个世界里的存在和不存在完全颠覆。

温斯顿在研究司工作的朋友赛麦就是这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赛麦研究“新话”，在他看来，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人们不再在思想上犯罪，因为他们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党不允许这样透彻而直率的人存在，所以他理应消失。在这个残酷的年代，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

一个麻木的一九八四。

人们大多处在没有意识和只有不完全意识的状态。社会的正统管理要求被管理者不需要思考，正统即没有意识，正是党的口号中的“自由即奴役”。社会里尽管可能有零零散散分布着的无产者，但他们从不大声呐喊或奋起，只是在暗地里活动着，任由微弱的力量流动着。

书中有这样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情节：温斯顿在街上听到愤怒而绝望的呐喊，他认为无产者勇敢地冲破了牢笼，无比兴奋地冲向事发处看到的却是上百个妇女围着炊事用具的摊贩争抢推搡，厌恶的情绪在他心中翻涌。社会环境中不乏吵闹和争执，人们不乏愤怒和气血，但他们对于极权统治早已麻木，宁愿在市集里为三瓜两枣而抢得不可开交，也不会因思想警察到来时吐出蓄积已久的不快和怨愤。

奥威尔用冰冷又苦涩的笔墨构建了这样复杂又颓靡的一九八四。从始至终，他在书中埋下了众多的伏笔，处处有迹可循、遥相呼应，其奇妙而极具个人色彩的小说节奏为这部反乌托邦创作带来了更为震撼的阅读体验。

像那在温斯顿开始写日记时，他为知晓是否有人看过他的日记而在封面上放了一粒白色尘土，这粒尘土被他认为是检验秘密是否被发现的标准，这让读者在开始和温斯顿一样相信这个人力量足以与党的力量周旋。直到最后他被思想警察堵在屋中才意识到：权力即上帝，反对党的权力是如此的徒劳无益，他无法再与党作斗争了。

再看温斯顿忍受无尽的监禁和虐待后，在表面屈服于权威，把自己的思想伪装成一个符合要求的党的追随者。但被问及他对老大哥的情感，他还是选择坦白：“我恨他。”在他的内心，从来无法认同这个长着大黑胡子、被贴在各个角落的男人。后来他不堪虐待出卖了裘莉亚，被放出友爱部，与裘莉亚进行冷漠而唏嘘的重逢，听着远方传回来的捷报和民众狂热崇拜老大哥的欢呼，最后被一颗等待已久的子弹刺破脑袋——结束了，他想，他热爱老大哥。

又如在钟楼的地板上，温斯顿和裘莉亚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谈话。在温斯顿看来，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唯一的胜利只在他死后很久的将来，从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我们是死者。”他说。被思想警察包围的那刻，一切都落到了实处，他们是死

者。谁都这么认为，他们早就死去了，无论什么时候从实际记录上抹去，他们终归都是从未存在的死者。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是极权统治荼毒人心的思想，是控制和虚伪的象征。文明永远无法建筑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上，这种文明永远不能长久，它没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终会分崩离析、自我毁灭。

别让这世界迎来“一九八四”，去没有黑暗的地方，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集合吧。